

錢基博選註

韓愈文讀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韓愈文讀敘目

上編

學古之篇，以所仿時代爲次。

元和聖德詩并序

詩略放詩大雅江漢常武，而特出以警闢，刻畫少過，微欠渾穆；

而序則洞爽軒闢，學太史公書諸表序。

平淮西碑并序

序仿尚書，能運以灝氣，故不涉板重。而銘亦仿詩雅頌，與元和聖德

詩同格。惟元和聖德詩，重在揚威，不免矜厲；而此碑銘主於宣德，乃彌弘潤。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碑參尚書畢命、君牙之體。詩則脫胎詩

魯頌閟宮。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其文亦融貽書之語，詩之頌，而渾樸簡峻，乃似秦丞相李

斯琅邪臺會稽諸刻石。東京班蔡，有其雅練矜重，而無其鮮明緊健。

河中府連理木頌 其文亦樸語範頌，融裁詩書，然蹊逕未化。

畫記 此學周官考工記，於謹細中見神妙，於妥貼中臻變化，與汴州東西水門記，皆臻

學古入化，而以視揚雄王通，字摹句擬，死著句下者不同。揚王存其面目，出筆便僵，而

愈運以神明，無句不活。

送幽州李端公序 中間及郊一段，賓主酬對，蓋脫胎禮記左傳，而融裁爲一手者，

爭臣論 其爲文章，語俳而調圓，反覆低昂而不爲清刻峭利，氣儘急激，調自腴潤，蓋學

左傳而得其神髓者。

鄆州谿堂詩并序 詩脫胎魯頌，而序則廉而能肆，遒而得安，極似柳宗元集中得

意文字。蓋合國語之雅練，國策之勁鶩，而融裁爲一手者，故能雋爽廉悍如此。鄆州谿

詩序，以國語之雅練，融國策之鶩勁，得筆之適而不入於危仄。爭臣論以左氏之浮夸，化國策之恣肆，得氣之疏而不流於矜張。

送孟東野序

通篇以鳴字點眼，學周官考工記梓人章法。然離合斷續，波瀾要似莊

子。

感二鳥賦并序

愈之賦見於集者四，大抵多有取於離騷之意。特以愈散文專家，觀

其所爲賦，雖取裁楚騷，亦自鑄偉詞，氣往轢古，辭來切今，祇是仿其格調，而不獵其華

豔。班固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文心雕龍曰：『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

志也。』以其鋪采摛文，故謂之賦。以其體物寫志，託於詩之比興，故曰『古詩之流。』今

觀愈之所爲，文采不豔，無當於鋪采摛文；自抒胸懷，又罕體物，所以賦非當行。然辭翦

美稗，發端必遒，頗足以矯齊梁六朝之琢鍊，過而質傷，藻飾勝而氣滯，不得以氣過其

文，彫潤恨少爲嫌！

復志賦并序 其句法步驟離騷，往往相似。

訟風伯 其格調仿屈原九歌；以風伯爲訟，亦猶屈子之以雲中君爲怨。惟九歌辭麗而意婉，此則氣激而辭憤也。

應科目時與人書 戰國策士游說，遇不能竟言之人，於不能竟言之事，往往突設

一喻，多方取譬，而正意止入後，瞥然一見，作畫龍之點睛者，其例不勝枚舉。而愈此書及爲求人薦書答陳商書，皆仿其體，而劃然軒昂，筆力一出一入，跌宕迥變，尤推此書爲得國策陵雲健筆有縱橫之意。

爲人求薦書

答陳商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爽朗而出以諒調，其風格亦出國策。

答崔立之書 此書及與崔華書，寫一肚皮憤鬱，噴薄出之，直起直落，文勢極寬衍，而

氣自緊括，沈鬱頓挫，脫胎太史公報任少卿書。

與崔羣書

藍田縣丞廳壁記

此記短章寂寥，老健簡明，憤激而出，以咳唾，感嘆而寓之蕭閒，

命意最曠而逸，蓋脫胎太史公書萬石張氏列傳者也。

送石處士序

此序與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章法牝牡，白爲映帶，乃用太史公李廣

與衛青去病兩篇牝牡見意之法，而入後執爵而言一段，胎口禮記檀弓，適嚴而流動，辭筆乃似太史公剪裁六經之春秋以前諸紀傳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南海神廟碑

此文前路鉅典制，鮮明緊健，學太史公，入後寫祭祀鋪張揚厲，脫胎長

卿，蓋出人南司馬而兼擅雄健之筆，鏗鏘之節者也。

上宰相書

此書及諱辯，引經据典，以誦數出議論，逐段解說，逐步鎮勒，看似散漫，而

入後總收，如呻龍掉尾，怒獅回顧，骨節靈通，局勢緊湊，乃學劉向條災異封事論甘延壽陳湯論起昌陵諸疏章法。惟愈往復低昂，辭氣鏗訇，不似劉向之雍容雅步；此由稟賦有剛柔，故體勢有緩急耳。

諱辯

送窮文

其體製仿揚雄逐貧賦。

進學解

其文出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送窮文入後稱「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正與

進學解歸結於「勸而得諺，名亦隨之」同一機杼。惟進學解譬解自己，而送窮託之鬼，口意尤恢詭。進學之文，宏放有氣勢；而送窮則節短勢險，文特峭健。能者亦何所不可。

貞曜先生墓誌銘

誌文語句險奧，脫胎揚雄太玄經；而詞筆震盪，精神溢出，不如

雄之奇險盡字句也。

曹成王碑

此碑好用奇字，學揚雄；而運以逸氣，故不覺堆垛。

送鄭尙書序 其文簡重肅穆，似學漢書，不如史公之雄快，亦異後漢之華贍。

上襄陽于相公書 其文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複字單誼，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

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與潮州刺史謝上表賀冊尊號表機調略同。蓋學東漢班固張衡之所爲也。崔駰蔡邕有其典雅而無其雄贍，至於開闔變化，令人之意飛動，則固愈之本色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賀冊尊號表

荆潭唱和詩序 卓犖其氣，奇偶其辭，骨重而神肅，極似班固封燕然山銘序。特不如

班之琢鍊。然愈之波瀾，亦班所無也。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其文雜以儷語，出以蕭閒，輕清婉約，而不爲豐饒

疾捷，與送李愿歸盤谷序同一機杼，乃極似王羲之陶潛作。然波瀾意度，終不爲晉宋

人之作益景點綴耳。

送李愿歸盤谷序

以上文三十六首

下編

自變之格，所以作歲月爲次。

獲麟解

元和七年，麟見東川，或疑愈因此而作解。然李翱嘗書此文以贈陸慘曰：『韓

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與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其有過於斯者。』慘死於

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和間作也。今按此文有激而作，著意在一『知』字。愈貞元

八年第進士，九年，十年，十一年，三試博學鴻辭，不售；十一年正月至三月，以前進士三

上宰相書求仕，不報。疑獲麟解於此時作；意蓋以麟自况而傷知者之無人也。則貞元

十一年所作，而愈年二十八歲。是年五月，愈東歸，作感二鳥賦，序稱『有不遇時之歎』，

正與解云「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同一感慨者也。

與馮宿論文書 愈從董晉汴州作；時在貞元十三年，愈三十歲。

贈太傅董公行狀 貞元十五年五月，愈三十二歲。文特雄肆，直起直落，不著一句

議論。前半實敘，而後半虛寫，想係爵位既高，身家益重，持祿固寵，無可稱說。愈有復志賦，即從董晉於汴州而作，而曰：「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爲乎浚之都。小人之懷惠兮，猶知獻其至恩。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而默默兮，竟歲年以康娛。時乘閒以獲進兮，顏垂歡而愉愉。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則不滿之意可見；而爲行狀又著貶不得。觀其在宰相五年，在汴州三年，皆於無可著筆處著筆，行文儘俊偉，而細按無事實，虛摹風度，酣暢淋漓，可以悟文章虛實兼權之法。

與李翱書 貞元十五年秋，愈從張封建於徐州作。

雜說馬 何年作不可考。按愈以馬自況，而曰「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

之而不能通其意，疑爲張建封作。昌黎集中有上張僕射書，稱「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尤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是策之不以其道也。與胡生書云：「口多而食寡。」是食之不能盡其材也。又與孟東野書云：「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是所謂鳴之不能通其意也。愈以貞元十五年二月，依建封於徐，十六年五月，離徐，意者雜說之作，儼在貞元十五六年之交乎？國策楚策：汗明說春申君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滿膂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坂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羈。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之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滯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於湔祓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感慙淋漓，別有奇趣。而愈雜說馬及爲人求薦書，皆用其意而變其格調。

答李翊書

貞元十八年，陸贄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而愈以李翊薦於贄，用是其年

登第。此書其十七年所答歟？愈年三十四歲。自道文章用力甘苦，尤喫緊在「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兩語。意自悲憤，而氣極渾灑，隨筆抒寫，恰到熱極而流之境；而機不入於快利，詞必求其溫潤；所謂「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

與于襄陽書

書中自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愈三十五歲。作家下

筆，無不自佔地步。即如愈以一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與書尙書爲節度使之子襄陽，分位絕不相侔；而云：「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看似兩兩平說，實則意有軒輊。「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不害爲君子。「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不免爲小人。「高才多戚戚之窮，」則是君子而安貧賤。「盛位無赫赫之光，」則是庸人而苟富貴。皮裏陽秋，自待不薄。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以後作。誌用逆敘，銘用順敘，錯綜以出變化。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愈三十六歲作，時貞元十九

年七月。誌詳世系生卒，銘詳行誼福壽，互爲牝牡，而誌簡老，銘生動。銘入後敘晚娛，尤於瑣細中見神致。

祭十二郎文 貞元十九年秋冬間作。其文蓋愈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骨肉之

痛，急不暇修飾，縱筆一揮，而於噴薄處見雄肆，於嗚咽處見深懇，提振轉折，邁往莫禦，如雲驅騁，又如龍虎吟嘯，放聲長號，而氣格自緊健。

送許鄆州序 貞元十九年作。

贈崔復州序 此序不知何年作？大槩與送許鄆州之意同。鄆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

兩序皆言于公頓，又皆言民窮斂急，意同時作也。與送許鄆州序意同而變其結構。送許鄆州序，從于公說到刺史，贈崔復州序，從刺史側到于公。送許鄆州序，重規于公，而

刺史只於中夾說，直而不肆。贈崔復州序，重難刺史，而于公只入後輕帶，婉而章。送許鄧州序，不以頌而以規，而贈崔復州，祇是以頌爲規，而要歸於民窮歛急，不通下情之意，則如出一吻。此可以悟文章變化之法。

送區冊序

貞元二十年正月作。愈三十七歲，時爲陽山令，卽景生情，善於跌宕，極言陽山之險惡，無人至，而區冊舉舟相好之不可及，自見。

答竇秀才書

亦貞元二十年，愈在陽山作，與送區冊序同一反跌文章。惟送區冊序，極言陽山地窮道險惡，以反跌區生舉舟相從之爲遺外聲利。而答竇秀才書，則言己之道窮身廢，以反跌秀才相從問文章之爲身勤而事左。一以地爲翻騰，一就人作波瀾。

送廖道士序

愈永貞元年自陽山徙橡江陵，道衡山而作，與送孟東野序同一憑空發論，妙遠不測，如入漢武帝建章宮，隋煬帝迷樓，而正意正事，止警然一見，在空際蕩

漾；恍若大海中日影，空中雷聲。此太史公平準封禪諸書，伯夷、孟荀、屈賈列傳法也。惟廖道士序，直落直轉，直接直收，具無窮變化，純是潛氣內轉，得太史公筆意。而送孟東野序，則轉掉起落，未極神妙自然之境。

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愈年四十歲作。夾敘夾議；議論折衷，一是以正流傳；敘事撰次所聞，以補闕遺；出入剴截，其文縱厲而峭質。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元和四年作，愈四十二歲。寫薛君之務出於奇，以不同俗，其文氣高而詞峻，不爲熟俗，稱其爲人。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元和五年作，愈四十三歲。以孔君一生大節，在佐昭義；高唱而入，心力眼力，全注此事。

乳母墓銘

元和六年，愈四十四歲作。直起直落，語無枝葉，質而有味；所謂文章更老成也。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元和六年五月，以李惟簡爲鳳翔隴州節度使。而誌

敘惟簡遷帥鳳翔，王隨往，居歲餘，入闕鄉南山，明年九月疾病，九月某日卒，十一月某日葬。爲之銘，當在元和八年九月以後作矣。愈四十六歲，其文以懷奇負氣爲主，與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之寫其務出於奇以不同俗，同一機杼。惟薛誌出以遒健，而此益爲談詠。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元和八年作。善推人之命，而不能自推其命，乃爲服

食所誤，是一篇微旨。

與鄂州柳中丞書

慨當以慷，雖未沈鬱，而極頓挫。時爲元和十年，愈四十八歲。

毛穎傳

何年作不可考。按元和九年十二月，愈以考功郎中知制誥，十一年正月，進

中書舍人。憲宗欲平蔡，愈言惟斷乃成。宰相不喜，改太子右庶子。而傳乃云：「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云云，疑傳以此時作而寄意也。憲宗

勤政。舊唐書紀稱：『延英議政，晝漏墜下五六刻方退。』而毛穎傳稱：『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乃罷。』疑蓋有所譌。而昌黎集中傳三篇：一丐者王承福傳，借題抒慨，筆太快利，而蓄蘊不深厚。一太學生何蕃傳，有意作態，文似矜莊，而波瀾不老成。獨此毛穎傳，筆墨游戲，而闊深肅括，須玩其神氣有餘於篇章之外。若王承福傳，則意到筆隨，議論太盡，可以發人深省，而未足耐人咀嚼。至何蕃傳，則著意揚翹，語絮意矜，絕不見有蒼莽之勢，縹渺之神，祇見其氣窮而力竭耳。何如毛穎傳之氣完而神逸也！

祭河南張員外文

愈以貞元十九年冬，與張署自御史俱出南方爲令。明年，順宗卽位，又俱改官江陵，患難與共，故凡道塗經涉，唱和契闊，皆具。難在話念平生，情事曲繪，而跌宕俊逸，鼓舞鏗鏘，不可以方物。四言韻文，其原出於雅頌，雍容揄揚，漢魏人爲之，未嘗出其窠臼，多重鋪敘，而愈則創爲刻畫；如此篇千形萬態，橫恣溢出。又漢魏人